

续资治通鉴

第二函
十四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六十七

起昭陽大荒落四月盛開逢
敦許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紹定六年

金天興二年
蒙古太宗五年

夏四月壬寅葬恭聖仁烈皇后于永茂陵

金雀立以天子衰冕后服進于蘇布特又括

在城金銀搜索薰濯訊掠慘酷金主姨鄰國夫人平章拜姓妻右丞李蹊妻皆死杖下貴族富人不堪其毒或相語曰攻城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百萬恨不早預其數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皇后梁王荆王及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楷等及三教醫卜工匠繡女赴青城劉祁竊歎曰此國初受宋降處也今迺復至此乎蘇布特殺梁荆二王及族屬而送_二妃等於和林寶符李氏行至宣德州自縊于摩訶院佛像前且書其門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見者哀之諸后妃不知所終蘇布特入汴京以金人擅殺唐慶取諸宰執家屬治罪故相侯摯見殺崔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破蘇布特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尙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爲定制 蘇布特以汴多飢民下令縱其北渡就食 金唐鄧州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

錫鄧州守將伊喇琰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侵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夏得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土地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乙酉錄行都繫囚 五月金鄧州節度使伊

喇琰以其州來降初金主遣右司郎中白華召鄧兵入援事久不濟淹留于館會琰以鄧降華亦從至襄陽帥臣

署華爲制幹尋改鈞州提督其後州將范用吉殺長吏送款于蒙古華因北歸華以宿儒貴顯國危不能以義自

處爲時所貶 衛州白公廟之潰富察官努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努因其母以請和官努乃詣亳州密與特

穆爾岱舊作武木
今改言欲劫金主以降特穆爾岱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努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其遣

來使者二十餘輩金主密令官努以金銀牌與之勿令還營因知王家寺大將所在官努乃定斫營之策端午日

祭天軍中因備火槍戰具官努夜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登舟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特穆爾岱之營金主御

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却而復進官努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

槍入蒙古軍特穆爾岱不能支大潰溺死三千五百餘人官努盡焚其柵而還遂拜真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

顯總其軍以守亳州 官努既敗特穆爾岱勢益暴橫居金主于昭碧堂諸臣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悲泣語近

侍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困耳于是內局令宋珪奉御紐祐祿溫綽舊作女奚烈
完出今改

烏古遜愛實烏古遜舊作
吾古孫今改等密謀誅官努且聞蔡州城池堅深兵衆糧廣咸勸如蔡州會蔡息陳頴等州便宜總帥

烏庫哩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遂決策如蔡六月乙卯官努自亳州還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百僞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感必上謁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眾果登山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失措枕藉崖谷殺其將烏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略丙辰蓐食啟行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破之仙走追至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眾七萬珙還襄陽八月蒙古都元帥塔齊爾使王楫至襄陽約攻蔡州塔齊爾博勒呼之從孫也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時城中糧盡人相食金將烏庫哩黑漢殺其愛妾以啖士士爭殺其妻子官屬聚議欲降黑漢持之益堅有總領趙醜兒者開門納南軍黑漢率兵巷戰爲南軍所獲脅使降黑漢不屈遂殺之主帥富察某爲部曲兵所食城遂降南軍駐息州南降者日衆

息州刺史烏庫哩呼嚕

舊作烏古論忽魯今改

懼請益兵爲備金主以參知政事穆延烏登

舊作沒撚兀曲今改

簽書樞密院富珠哩中洛

索帥忠孝軍五百行金主諭之曰蒙古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矣以呼嚕畏縮命瓜勒佳玖珠

舊作夾谷久住今改

代之

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攷異王寅金史紀作癸卯今從宋紀及宋史全文

辛亥大饗於明堂大赦

辛酉經筵官請以御製敬天法祖事親齊家四十八條及緝熙

殿榜殿記宣付史館

蒙古庫裕克

舊作曷由今改

攻遼東舒穆魯扎拉

舊作石抹查剌今改

率黑軍先登諸軍繼之擒萬努遂平遼

東扎拉額森

舊作也先今改

之子也萬努據遼東十九年至是始滅

金使完顏阿古岱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

朕深矣朕自卽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卽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陳生獲數千人悉資遣之今乘我疲敝據

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晉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古岱至宋宋不許 庚戌金主以重九拜天

於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面諭之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餘年汝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勞效起身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爲

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慮不爲朝廷所知今日臨敵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報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防守四面及子城衆出戰蒙古兵潰奔塔齊爾以數百

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 冬十月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

十萬石赴蒙古之約

收異金史以孟珙等助攻秦於十一月宋史本紀作十月今從宋史

塔齊爾大喜益修攻具斲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

出降完顏仲德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 金裁冗員

汰冗軍及定官吏軍兵月俸辛巳縱饑民老稚羸疾者出城旣而出城者多言城中虛實復禁之 甲申金徐州

節度副使郭恩約原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中將士以蔡州被圍朝命阻絕逼於蒙古兵議出降行省薩布不

從恐被執投河軍士援出之薩布自縊死麻琮以州降於蒙古 金人自被圍懼食不給妖人烏庫哩先生自言

能使軍士服食可不費糧議者欲援田單假神師故事以駭敵人金主頗然之參知政事張天綱力辨以爲不可

遂止員外郎王鶚發其從前姦惡金主曰朕幾爲妖人所誑遂殺之 丙戌以史彌遠爲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爲

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加食邑千戶薛極爲樞密使番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帝諭貴誼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

忘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于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充醴泉觀

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壻五孫皆加官秩越八日乙未卒彌遠爲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爲收召賢才老臣布于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憊王爲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擁立惟言是從歿而贈官錫謚恩寵不衰十一月乙巳給事中莫澤言提舉千秋鴻禧觀梁成大暴很貪婪苟賤無恥遂寢成大祠命澤遷刑部尙書既而臺臣交劾澤貪淫忤害又論工部尙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三人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成大尤心術嶮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爲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奪占宇文氏賜第既擯歸訟之者數百人朝命毀其廬雖知孝亦鄙其爲人嘗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至是皆貶尋謫居遠州盡追爵秩天下快之丙午詔改明年爲端平元年帝始親政厲精求治鄭清之亦以更化爲己任收召賢才擢用之召陳埴爲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宦者陳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埴出知常州進魏了翁爲華文殿待制知瀘州了翁應詔上章論十弊請復舊典以彰新化一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案若白黑帝讀之感動丙寅權工部侍郎趙范入見帝問近日何者爲急范奏曰事有本末有緩急獎廉退去姦邪此國之本務國未富兵未強此今日之急務也大農課額大虧於昔要必有由至於兵之未強則緣諸邊近年築城太多遂分兵力國家之兵聚則不少散則不多若能散能聚可守可戰使江淮表裏皆有可

恃之勢則戎馬侵突足以禦之矣帝問蒙古議和事范曰爲羈縻之策則可宣和海上之盟其初堅如金石緣倚之太重備之不至迄以取禍此近事之可鑒者帝曰和豈可恃耶丁卯詔趙葵措置沿邊備禦緩急調遣並聽便宜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請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然之命咨夔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矣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庭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于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克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紙已已趙葵入見帝問曰金與蒙古交爭和議如何葵對曰今邊事未強軍政未備且與之和一年無警當作兩年預備若根本既壯彼或背盟足可禦敵臣至淮東當修車馬備器械爲野戰之計因城壁濠隍爲強邊之圖更欲爲陛下經理屯田帝曰卿規模甚遠其殫意爲朕展布

攷異趙葵所言暫與之和指蒙古而言宋史作帝問以金事而葵對以和轉似與金和矣此時宋方助蒙古攻金何故反欲議和耶宋史係刪削之誤今據宋史全文附書之

蔡州攻圍益急金盡籍民丁防守民

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并力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齊爾約南北軍毋相犯塔齊爾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蜩蟬磨先鋒救之挾柔以出十二月珙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卽汝水潭高于汝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其下

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水于是兩軍皆濟己卯攻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礮人不堪其楚琪遣道士說止之金帥富珠哩中洛索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礮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洛索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完顏仲德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于城上立柵自蔽仲德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于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矣 庚辰樞密使薛極罷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並附史彌遠最爲親信用事人謂之四木至是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 戊申洪咨夔言提舉洞霄宮袁韶仇視善類詔附史彌遠詔罷祠祿又劾趙善湘鄒損陳賅納賂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賅與祠損落職與祠 是歲蒙古敕修孔子廟及渾天儀端平元年 金天興三年蒙古太宗六年 春正月庚子朔詔求直言太府卿吳潛應詔陳九事忤執政意罷奉千秋鴻禧祠祕書郎董重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請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詔兼崇政殿說書重珍戒家事勿以白

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啟則手書削藁帝稱其忠實 詔舉堪爲將帥者 以曾從龍爲沿

江制置使 丙午詔趙范兼淮西制置副使任防禦 以不擅嗣濮王 孟珙同蒙古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

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先是辛丑黑氣壓城上日無光出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

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令諸軍銜枚分運雲

梯布城下金自被圍以來將帥戰沒甚衆戊申以近侍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以入督軍鏖戰及莫乃

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世祖之後拜姓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

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嗣不絕此朕志也承麟

乃起受璽已酉卽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入大

戰城上烏庫哩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時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已立宋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

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走孟珙招江海塔齊爾之師以入完顏仲德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自經于幽蘭

軒仲德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

水死將士皆曰相公殉國吾輩獨不能耶于是參政富珠哩小洛索烏凌阿呼圖總帥元志元帥裕珊爾舊作玉山兒今改

赫舍哩柏壽烏庫哩和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仲德狀貌不逾常人平生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護

諱之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家素貧敝衣糲食終其身晏如也雅好賓客及薦舉人才人有寸長必極口稱道其掌

軍務賞罰明信號令嚴整故所至軍民咸樂爲用危急死生之際無一人有異志者南遷以後將相文武忠亮始

終無瑕者仲德一人而已承麟退保子城聞金主殂率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

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諡曰哀

改異元史列傳多稱金末主爲義宗今從金史作哀宗

莫未畢城破諸將禁兵共舉火焚之奉御完顏絳山收其骨

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以歸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以實告曰城危時卽取寶玉真小室環以

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燄未絕珙乃與塔齊爾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先是金有

都提控畢資倫者爲邊將所獲囚于鎮江土獄脅誘百端終不肯降至此已十四年矣及聞金主自經歎曰吾無

所望矣容吾一祭吾君乃降耳主者信之爲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投江而死 戊辰史嵩

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命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壤詣奉先縣汎掃祖

宗諸陵孟珙還屯襄陽江海還屯信陽王曼成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鈞州並益兵飭備經理

屯田于唐鄧 金穆延烏登行省于息州與諸將日以歌酒爲樂軍士淫縱蔡州破與富珠哩中洛索瓜勒佳玖

珠等送款請降爲金主發器設祭上諡曰昭宗州民因奉烏登爲丞相中洛索爲平章舉城南遷遂焚其樓櫓蒙

古望見火起追及于羅山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二月辛未御史洪咨夔言陛下親政之始斥逐李知

孝梁成大天下固已快之其餘諂事權姦黨私罔上倡淫黷貨罪大罰輕者尙在仕籍詔俱削秩罷祠 丁亥詔

端平元年正月以前諸命官貶竄物故者許令歸葬 是月蒙古都元帥張榮破徐州國安用投水死

改異薛氏通鑑作完顏用

安自殺蓋猶以安用爲金人故書其賜姓也據金史國用安傳用安歸遼水復叛歸於宋宋史紀端平三年七月詔權徐州國安用力戰而死已贈順昌軍節度使仍宜其子國興承節即即宋人已爲之贈官校子矣今書其本姓

三月己酉以賈似道爲

繕田令似道涉子貴妃弟也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陰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至太常丞益恃寵不

檢日縱游諸伎家夜卽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

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史嵩之上所獲遼道宗金太宗世宗

寶璽七顆詔貯封樁庫 辛酉詔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閤門祇候林拓詣洛陽省謁八陵 蒙古兵自河南還

俘獲甚衆中途逃者十七八詔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耶律楚

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蒙古主悟命除其禁 夏四

月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物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海罕舊作哥海今改等獻于行都時相侈大

其事洪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爲鄰抱虎枕蛟

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

帝雖頷之不一悉從也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哀宗骨于大理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

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

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

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則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致真金史

張天綱傳載天綱被俘後對宋人語其激烈其意在求速死耳金史云後不知所終則天綱後事金人未能詳也宋史全文載端平元年四月甲午樞密院奏乞令殿前司借補張天綱武翼大夫本司計議官借補完顏海罕保義郎本司副將並給袍笏帶從之是宋人等授天綱以官矣汪剡澤寶當大書於簡以正金史之訛余謂兩國交兵各紀所聞容有不盡實者如五代薛史書劉仁贍降則仁贍未嘗降也宋史書康保裔死則保裔未嘗死也宋人授天綱官自是實事特未知天綱受職否耳姑記於此以俟博聞

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

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 丁酉臣僚言江淮荆襄諸路都大提點坑冶吳淵恃

才貪虐籍人家貲以數百萬計其弟潛違道干譽引用匪類詔並落職放罷 五月庚子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薛

極卒 左司郎官李宗勉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

楮幣願詔有司始自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捐也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況進取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毫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外患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衆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強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勿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苟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強觀釁而動用兵未晚也 召前江東提點刑獄徐僑爲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十言皆感憤剴切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何以清貧若此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何爲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于橫斂軍怨于培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處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女冠吳知古得幸內侍陳洵直用事故僑論及之

攷異宋史以徐僑所言女謁閹宦爲指圖妃童宋臣然其時間廣未用事也今改正帝

爲之改容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警羣臣以朋黨爲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 丁未主管官告院張煜進對帝問以邊計煜對曰蒙古非金讎可比但和議難恃須選將練兵儲財

積粟自固吾圉俟小使回可和則姑與之和然不可撤備帝然之 丙寅詔黃幹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宣胡夢昱等皆阨于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諡復官仍錄用其子 建陽縣盜發衆數千人焚劫邵武麻沙

長平 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

蒙古主大會諸王申嚴條令郭德海嘗請試天下僧尼道士選精通經文者

千人有能工藝者則命小通事哈珠

舊作合珠今改

之餘皆爲民又請天下置學廩育人材立科目選之入仕蒙古主

頗采其言

六月壬申知建寧府兼福建運判袁甫請蠲漳州歲納丁米錢泉州興化軍一體蠲放從之

戊寅

以喬行簡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學士曾從龍參知政事大中大夫鄭性之簽書樞密院事先是性之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辭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願陛下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終譽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 太常少卿徐僑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己卯詔復巴陵縣公茲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仍存恤其家時竑妻吳氏自請爲尼特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僑又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聽納 召許應龍爲禮部郎官初應龍知潮州盜

陳三槍起贛州出沒江西閩廣間與鍾全相結勢甚熾樞密陳韓帥江西任應龍討捕應龍調水軍士兵分扼要害斷橋開塹斬水塞途諭統領官齊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全殘寇將盡而陳三槍勢方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如其言于是諸寇皆平至是召入對帝謂之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遷子司業徐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爲不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僑然之 詔殿司選精銳千人命統制婁拱統領楊辛討捕建陽盜 癸巳禁毀銅錢作器用并貿易下

海

史嵩之進兵部尙書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

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

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憐之
范不聽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淮西運判杜杲上言曰臣備員邊郡切見沿淮旱蝗連歲加以調發
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征發中原板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饋運士不宿飽若虛內以事外移南以
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方今境內之民困于州縣之貪刻扼于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
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于外綴于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
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
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動其姦心巨
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以絕紛紛之說淮西總領吳潛亦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
輕易以金人既滅與蒙古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
寢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矍眊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已甚近聞有進恢復之畫
者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內郡率爲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
輕議皆不聽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
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夜燒封邱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一夕百臥起比
明伯淵等約立視火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
殺汝何傷卽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亦被殺伯淵繫立尸馬尾至內前
號于衆曰立殺害刼奪恣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

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不欲爲其所汚云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鈴轄范用吉樊辛季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强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 秋七月蒙古主謂羣臣曰先帝肇開大業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麗回鶻諸國皆已臣附唯東南一隅尙

阻聲教朕欲躬行天討卿等以爲何如國王塔斯

舊作塔思一名扎拉裏舊作宜刺溫亦作宜老溫

對曰臣家累世受恩圖報正在今日臣願

仗天威掃清淮浙何勞大駕親臨蒙古主喜曰塔斯雖年少英風美績簡在朕心終能成我家大事矣厚賚而遣

之塔斯穆呼哩之孫也

徐敏子啟行遣和州監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趣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

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國王塔斯已引兵南下時汴隄決水潦泛溢糧運

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

方散坐尊食蒙古塔齊爾前鋒將劉亨安橫槊躍馬奮突而前南師奔潰擁入洛水死者無數誼僅以身免塔齊

爾拊亨安背曰真驍將也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者在洛之師皆奪氣 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砦徐

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

不繼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南軍南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 甲戌朱揚祖林拓以八陵園上進

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初揚祖等行至襄陽會諜報蒙古哨騎已

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溯汴非旬餘